

續資治通鑑

冊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五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琦拒之曰先帝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未至帝復手動

宋紀六十五

起疆圉協治正月
盡十二月凡一年

英宗體乾應歷隆功盛德憲文儀惟入垂拱殿
皇帝

治平四年

遼咸雍三年

春正月庚戌朔羣臣河

丁巳帝

大慶殿太尉奉冊授閣門使轉授內常侍由垂拱殿

以進是日大風霾

辛亥遼主如鴨子河

丁巳帝

崩于福寧殿太子卽位時年二十百官入福寧殿發

哀聽遺制見上于東楹皆如嘉祐之儀惟入垂拱殿

後門乃哭爲異帝初晏駕急召太子未至帝復手動

曾公亮愕然亟告韓琦欲且止勿召琦拒之曰先帝

復生乃太上皇愈促之帝始爲皇子被召戒舍人曰
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及卽位每命近臣必以
官而不名大臣從容以爲言帝曰朕雖宮中命小臣
亦然 戊午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百官進官一等
優賞諸軍悉如嘉祐故事惟百官拜赦不舞蹈舞蹈
者嘉祐之失也 己未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
爲皇太后以宰臣韓琦爲山陵使 御史劉庠言禮
居喪不飲酒食肉仁宗之喪百官及諸軍朝晡皆給
酒肉京師羊爲之竭請給百官素食禮官以爲然執
政不從 庚申羣臣拜表請聽政不允表三上乃從
之 樞密院召禮官問詔遼母后書當何稱欲自稱
重姪稱彼爲大母判太常寺李東之同判太常寺宋
敏求等以爲當稱姪孫叔祖母從之 三司使韓絳

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奏疏曰祖宗平天下收斂其金帛納之內藏諸庫其所以遺後世之業厚矣自康定慶歷以來發諸宿藏以助興發百年之積惟存空簿近奉赦書諸軍將校賞給已行支散外至于文武百官既遷官加職其諸賜賚若更循嘉祐近例竊慮國家財力不堪供給伏乞檢會真宗上仙及仁宗卽位舊事施行此乃先朝體例非自今日裁損所營山陵制度遺詔戒從省約乞下三司及經由州縣凡係科率所及路分當職官吏各據確數明立期會務在愛惜官私物力今日月猶賒足以辦集至于諸色用度非所急者不以小嗇爲無益而弗爲不以小費爲無傷而不節深慮經遠之計以底烝民之生方今之切務莫先于此矣太子右庶子韓維言竊聞故事大

行皇帝當有遺留物分賜臣下伏思承平日久公私匱乏又四年之內兩遭大故營造山陵及優賞士卒所費不貲若用嘉祐之例厚行賜賚恐爲損不少若以爲奉承先志理不可罷則望閱諸府庫取服用玩好物以充用才足將意便可不須過爲豐侈所有金帛諸物可以贍兵恤民者願賜愛惜以救當世之急弊奏入詔遺賜令內侍省取旨裁減山陵制度令三司奉行遺制 初議山陵帝以手詔賜執政曰國家連遭大喪公私困竭宜減節冗費且謂執政曰仁宗之喪先帝避嫌不敢裁減今則無嫌也 癸亥內出遺留物賜宗室近臣有差帝謂執政曰仁宗御天下四十餘年宮中富饒故遺留特厚先帝御天下才四年固難比仁宗然亦不可無也故所賜皆減嘉祐三

分之二 甲子遼主御安流殿釣魚 丙寅始御迎
陽門幄殿聽政見百官三司乞藏錢三十萬緡助山
陵支費從之 癸酉羣臣拜表請御正殿不許表三
上乃許之 戊寅以王陶爲羣牧使 二月乙酉始
御紫宸殿見羣臣退御延和殿視事 龍圖閣直學
士韓維陳三事一曰從權聽政蓋不得已惟大事急
務時賜裁決餘當簡略二曰執政皆兩朝顧命大臣
宜推誠加禮每事諮詢以盡其心三曰百執事各有
其職惟當責任使以盡其材若王者代有司行事最
爲失體又曰天下大事不可猝爲人君施設自有先
後惟加意謹重并注釋滕世子問孟子居喪之禮一
篇因推及後世變禮以申規諷帝嘉納焉 立安國
夫人向氏爲皇后 丙戌御垂拱殿 辛卯白虹貫

日 壬辰手詔曰朕嘗侍先帝左右恭聞德音以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尙帝女者輒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習行既久義甚無謂朕常念此寤寐不平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乎可詔有司革之朕恭承遺旨敢不遂行可令中書門下議降詔有司以發揚先帝盛德于是令陳國長公主行見舅姑之禮王師約更不升行公主行見舅姑之禮自此始 三月以樞密直學士禮部郎中王陶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陶入對便殿帝問以時事陶請謹聽納明賞罰斥佞人任正士復轉對以通下情省民力以勸農桑先儉素以風天下限年藝以汰冗兵 命天章閣待制陳薦同修撰仁宗實錄 降工部侍郎御史中丞彭思永爲給事中知黃州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

史裏行蔣之奇爲太常博士監道州酒稅先是監察御史劉庠劾參知政事歐陽修入臨福寧殿衰服下衣紫衣帝寢其奏遣使諭修令易之朝論以濮王追崇事疾修者衆欲擊去之其事無由有薛良孺者修妻之從弟也坐舉官被劾冀會赦免而修乃言不可以臣故徼幸乞特不原良孺怨修切齒修長子發娶鹽鐵副使吳充女良孺因謗修帷薄事連吳氏集賢校理劉瑾與修亦仇家亟騰其謗思永聞之閒以語其僚屬之奇始緣濮議合修意修特薦爲御史方患衆論指以爲姦邪求所以自解及得此獨上殿劾修乞肆諸市朝帝疑其不然之奇引思永爲證堅請必行之奇初不與同列謀之後數日乃以奏臺示思永挽思永自助思永以帷薄之私非外人所知但其首

建濮議違典禮以犯衆怒不宜更在政府帝乃以之
奇思永所奏付樞密院修上章自辨帝初欲誅修以
手詔密問天章閣待制孫思恭思恭極力救解帝悟
復取之奇思永所奏以入并修章付中書令思永之
奇具傳達人姓名以聞之奇言得自思永而思永辭
以出于風聞因極陳大臣朋黨專恣非朝廷福修復
言臣忝列政府枉遭誣陷惟賴朝廷推究虛實使罪
有所歸章凡三上而充亦上章乞朝廷力與辨正虛
實使門戶不致枉受污辱于是帝復批付中書令思
永等具傳達人姓名并所聞因依明據思永與瑾同
鄉力爲瑾諱乃言臣待罪憲府凡有所聞合與僚屬
商議故對之奇說風聞之由然曖昧無實嘗戒之奇
勿言無所逃罪而之奇亦奏此事臣止得于思永遂

以上聞如以臣不當用風聞言大臣事臣甘與思永同貶故二人同降黜帝手詔賜修令起視事它日帝謂吳奎曰蔣之奇敢言而所言曖昧既罪其妄欲賞其敢奎曰賞罰難並行乃止

〔攷異〕李燾曰墨史孫思恭傳云歐陽修爲言者所攻上將誅

修手詔密問思恭思恭極力救解朱史以爲言者攻修先帝加詰問既辨明賜手詔召之豈有誅修之意遂刪之案司馬光日記以之奇等奏付樞密院後數日乃復取入密詔問思恭必非墨史之妄今仍撥取權知貢舉司馬光等

上言所考試合格進士許安世以下三百五人分四等明經諸科二百一十一人分三等詔進士第一第二第三等賜及第第四等賜同出身明經諸科第一第二並賜及第第三等賜同出身敕下貢院放榜安世及第二第三人並爲防禦團練推官其餘注官守選如例丙辰命提點開封府界公事祠部郎中陳汝義判三司都磨勘司以知開封縣都官員外郎羅

愷代其任愷入見問府界事皆不能知帝不悅及見汝義問之應荅詳敏翼日謂執政曰愷不才宜復用汝義仍與館職執政言汝義資序已高復爲提點則下遷宜但令試館職而已帝從之知制誥邵必言陛下新卽位以言語擢汝義如漢文賞上林嗇夫恐臣下爭以利口求進乞罷之不從昌王顥樂安郡王顥乞解官行服詔兩制與太常禮院詳定典禮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言謹案大行遺制喪服以日易月自皇帝下至文武百官並依先朝典故惟宗室出則慘服居則衰麻以終制蓋一法度所以尊天子也皇帝承大統奉宗廟昌王樂安郡王當與宗室同例不容以私恩爲異從之丙寅錢明逸罷翰林學士爲端明殿學士兼龍圖學士先是御史蔣之奇言明

逸傾險儉薄在仁宗朝附賈昌朝夏竦王拱辰張方
平之黨陷杜衍范仲淹尹洙石介之徒朝廷一空天
下同疾況文辭紕繆政術乖疏豈可冒居禁苑而同
知諫院傅卞亦有言執政召明逸示以臺諫章疏使
自引疾因改命之 丁卯三司言在京粳米約支五
年以上慮歲久陳腐欲令發運司于上供年額權住
起發五十萬石于穀價貴處減和糴之數變市金銀
絹輸權貨務封樁分給三路以備軍需從之 壬申
尚書左丞參知政事歐陽修罷爲觀文殿學士刑部
尚書知亳州彭思永等旣以論修貶而知雜事御史
蘇案御史吳申言猶不已修亦三表乞罷故命出守
初英宗以疾未視朝太皇太后垂簾修與二三大臣
主國論每簾前奏事或執政聚議事有未同修未嘗

不力爭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事雖非己出同列未及啓口而修已直前折其短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請前此執政多媢阿不明白是非至修必一二數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誹者益多英宗嘗稱修曰性直不避衆怨修亦嘗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旣出守遂連六表乞致仕不從

癸酉以樞密副使禮部侍郎吳奎參知政事帝欲用奎宰相言陳升之有輔立陛下功帝曰奎輔立先帝其功尤大遂越次用之奎入謝曰進治說三篇帝嘗語以追尊濮王事與漢宣帝異奎對曰然宣帝于昭帝祖行昭穆不相當又大臣所立豈同仁宗此天地之恩不可忘也追尊事誠牽私恩帝言此爲歐陽修所誤奎對曰韓琦于此事亦失衆心臣數爲琦所

薦天下公論不敢于君前有所隱它日奎進言陛下
宜推誠以應天天意無它合人心而已若至誠格物
物莫不以至誠應于上自然感召和氣今民力困極
國用窘乏直須順成然後可及它事也帝王之職所
難在判別忠邪其餘庶務各有司存但不使小人得
害君子君子常居要近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
猶在朝奎對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
天下爲度何所不容未有顯過固宜包荒但不可使
居要近耳 太常禮院言準嘉祐詔書定太廟近世
八室之制今大行皇帝祔廟有日僖祖在七室之外
禮當祧遷將來山陵畢請以大行皇帝神主祔第八
室僖祖文懿皇后神主依唐故事祧藏于西夾室以
待祧祫自仁宗而上至順祖以次升遷伏請下兩制

待制以上參議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言同堂八
室廟制已定僖祖當祧合于典禮請依禮院所奏詔
恭依 乙亥尚書令兼中書令襄陽郡王允良卒贈
太師有司以允良起居無度反易晦明謚曰榮易
初蔣之奇劾歐陽修帝怒曰先帝大漸邵亢建垂簾
之議如此大事不言而挾人閨門之私乎之奇以告
吳申申卽劾亢事下中書帝徐知其妄中書亦寢申
所奏亢時同知貢舉及出上殿自辨曰先帝不豫以
來羣臣莫得進見臣無由面陳必有章奏願陛下索
之禁中若得之臣當伏誅不然則讒臣者豈得不問
願下獄考實帝曰朕不疑卿吳申所奏已不行矣
閏月癸未太白晝見 甲申夏主遣使來獻方物謝
罪請戒飭酋長守封疆如去冬所賜詔旨復以詔荅

之曰苟封奏所敘忠信弗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
仍賜絹及銀各五百匹兩 己丑以京西轉運使刑
部郎中劉述兼侍御史知雜事于是蘇宋遷度支副
使中書奏以述代之中丞王陶言述任非所長賜陶
手詔賞歎然亦竟用述述湖州人也 御史吳申言
竊見先召十人試館職而陳汝羲亦預漸至冗濫兼
所試止于詩賦非經國治民之急欲乞兼用兩制薦
舉仍罷詩賦試策三道問經史時務每道問十事以
通否定高下去留其先召試人亦乞用新法考試明
詔兩制詳定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承旨王珪等言宜
罷詩賦如申言于是詔自今館職試論一首策一道
辛卯遼主駐春州北淀 庚子詔内外文武羣臣
於朝之闕政國之要務邊防戎事之得失郡縣民情

之利害各直言無隱言若適用當從甄擢

御史中

丞王陶言臣奉詔別舉臺官緣有才行可舉之人多以資淺不應敕文欲乞許舉三任以上知縣資序人爲御史裏行從之先是陶乞復用呂大防郭源明執政以爲意欲逼己不悅工部郎中知制誥王安石既除喪詔令赴闕安石屢引疾乞分司帝語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累召不起或以爲不恭今召又不至果病邪有所要邪曾公亮對曰安石文學器業宜膺大用累召不起必以疾病不敢欺罔吳奎曰安石向任糾察刑獄爭刑名不當有旨釋罪不肖入謝意以爲韓琦沮抑己故不肖入朝公亮曰安石真輔相之才奎所言熒惑聖聽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備見其護前自用所爲迂闊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癸